

漢書門類			
四	四	二	一
〇	七	一	〇
函	架	冊	冊
號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二〇
函	一〇五
架	六二六
冊	號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20
冊數	105 ( 84 )
函號	281 21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 級臣黃 錦等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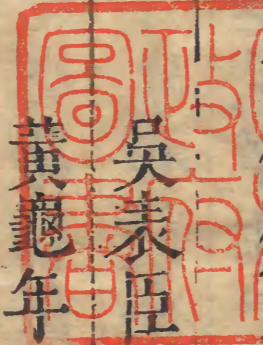
旨重修

范如圭

王居正

晏敦復

程瑀



黃龜年

張闡

洪擬

趙達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  
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

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違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旣而金使至恃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旣具草駭遽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

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輪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脩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儂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謁告去奉柩歸塋故鄉旣窆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爲治以

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不  
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  
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歲之  
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  
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  
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倣古助法  
別爲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脩而武備飭矣以直秘閣  
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  
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  
憂之撥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

囊封以獻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  
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  
圭可謂忠矣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  
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占役  
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爲浸潤  
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  
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  
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  
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  
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子念祖

念德念茲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劭黨也嘗市婢有武臣彊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僞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

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臯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途順之理初不以臯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寢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

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懇閑  
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  
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  
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以息瘡  
痍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  
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  
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  
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  
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爲祕書少監同脩哲宗實錄帝  
如建康詔表臣兼密司叅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

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  
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  
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  
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  
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  
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  
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  
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  
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

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爲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爲之今以爲難不復有所爲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爲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

和孰難靖康末以爲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爲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叅議遷起居郎帝

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  
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  
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  
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爲向者百七十三  
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  
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  
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  
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  
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  
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嗽

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  
動天下今爲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  
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  
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  
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  
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卽有譴以此自  
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  
胡桃文鶻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  
知所謂胡桃文鶻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爲太常  
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帝欲遷趙



令憲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  
令憲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爲承宣者不旋踵求爲節度  
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  
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  
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  
械之俊訴于朝帝爲罷彥恭居正言彥恭不畏疆禦無  
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  
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以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  
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  
進奉乃臣子享上之儀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

民力無所從出不能以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爲  
非是乞速如所請除自有日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  
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  
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  
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  
又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  
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人  
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  
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  
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

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  
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其  
弟駕部郎居脩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  
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  
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婺免貢羅御炭事  
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温州是時檜專  
國居正自知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  
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爲  
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  
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

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  
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  
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  
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  
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  
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第  
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  
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  
會有爲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爲吏部郎官

左司諫權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淮西  
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  
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畝比  
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  
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  
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  
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渡江後  
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  
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  
牒四百充賜子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

惜矧兩宮在遠陛下當此令節欲奉一觴爲萬歲壽不  
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  
中旨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試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  
上瀆聖聰醫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  
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贏指揮紀綱敗壞馴至危亂正  
蹈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彥子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  
伯彥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  
奏召嗣旣不可爲監司亦不可爲守臣居右省兩月論  
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  
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

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卽其言  
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  
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爲事端則  
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  
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  
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  
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  
決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  
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  
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待從

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  
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已則一事旣屈必以他  
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  
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  
令我小有違異卽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  
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  
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  
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  
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  
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

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  
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社羣枉門力爲自治自彊  
之策旣又與燾等司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  
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  
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  
謫牯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  
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  
如是澄媿謝爲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  
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其言爲過  
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

方策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  
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過宰相閣旣退宰相必送數步  
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  
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  
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  
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洛  
州司理叅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  
之人爲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  
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

脩政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從其請時願  
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  
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  
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  
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  
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  
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  
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  
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  
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  
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  
檜黨王暉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  
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  
曲全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路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  
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  
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  
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旣然  
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  
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

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一卽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爲臣姦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

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未福薄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爲子姑沒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爲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人舡王珣畫別敕遇風逆水澁許調夫瑀渡淮見民丁

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  
良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  
往未行會欽宗卽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  
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  
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訥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卽  
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適  
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  
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  
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寢廣最時病之大  
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

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嘗撫爾  
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爲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  
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幹離不  
粘罕爭功故幹離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  
約余覩皆爲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  
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  
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  
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  
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  
毋問有無第正事脩德則變異可消瑀嘗論蔡京罪帝



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  
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卽位召爲司封  
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  
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召  
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脩政局其目曰省費  
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衛單弱  
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瓌  
本無兵機今呂頤浩出征卽捧增輩便可使隸戎行帝  
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  
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  
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  
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  
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  
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爲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  
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  
不宜去遂復留頤浩薦席益旣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  
瑀曰益爲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  
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  
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報然卽劾益未幾以言  
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

史記卷三十一  
列傳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  
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  
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  
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爲陛下畫至計者願厲  
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觔有輕我心  
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未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  
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  
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  
書檜旣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忌之改龍圖閣  
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

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坐通書李  
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爲論語  
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  
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譏已逐興祖魏  
安行錢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  
手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  
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爲學未  
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  
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

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爲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弗辯求獄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遏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

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遷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祕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官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

南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  
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  
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  
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  
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蠲  
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夫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  
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  
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  
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  
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

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卽位  
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  
秩州廂禁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  
爲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褭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  
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  
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  
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  
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  
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  
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

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無功賞乎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爲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

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再三嘉獎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大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柰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令彼爲客

我爲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  
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避之帝用眞宗故事命經筵官  
二員通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  
骨帝不忍其去三年闡請益力廼除顯謨直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  
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  
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  
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  
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  
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旣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  
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  
間有建曰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  
右史銓張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  
璆者嘗爲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  
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爲國子博士出提舉利  
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  
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  
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  
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

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毋憂以祕  
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  
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  
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  
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  
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  
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  
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  
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  
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稿師

擬借封椿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爲禮部  
尚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  
出入自如至是脩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  
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曰輪侍從赴都堂  
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  
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  
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  
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  
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  
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

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美餘  
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  
僚爲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  
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  
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  
酷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  
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與擬上封  
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宮  
卒年七十五諡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

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  
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  
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  
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達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營徙蜀家於資州達  
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  
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紹興二  
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  
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達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卽罷知  
舉王曠授達左承事郎簽書劔南東川帝嘗問檜趙達



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達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達猶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達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達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達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達往謝達不荅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卽將達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達一人帝屢日達卽日命引見止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

檜曰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達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納勿以微賤爲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達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達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革舊弊遂得王十朋闕安中始達未出貢

宋史卷三十一  
附錄  
三十一  
闡蔣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結希進還  
之帝怒罷次膺付達書讀達不可璨以此出知蘇州次  
膺仍得次對達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  
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達純正可  
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  
附權貴也先是達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  
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應詔  
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  
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絕不得一至朝  
廷甚可惜也自檜顯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達以疾

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帝  
爲之拔淚嘆息達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  
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闡非止達  
一人而帝亟稱達不附麗又謂達文章似蘇軾故稱爲  
小東坡未及用而達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  
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  
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直剛  
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  
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

之黨尤爲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  
趙達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終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張燾 黃中 孫道夫 曾幾 兄開

勾濤 李彌遜 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年進士第三人嘗爲辟雍錄祕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  
綱爲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

熹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熹撫諭江浙熹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熹上書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樓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

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往伺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遷中書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熹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浚特賜進士出身浚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熹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浚第何以塞公議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

科第不爲過乃與書行燾不自安與炤皆求去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滉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爲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爲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

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言權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燾言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爲將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爲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爲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

行闕不能爲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鄴瓊雖叛實爲僞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正上副天意而天祐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旣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爲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願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爲彼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僞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人燾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燾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

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  
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  
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爲侍御史  
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爲起居郎朝論大駭熹率吏  
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  
復不憚屈已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  
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  
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  
贊此議姑爲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  
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  
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  
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  
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  
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  
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  
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  
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羣枉之門  
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  
下恃以爲心腹信之如著龜今其爲言自己二三事之  
端倪蓋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

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耻以思復讐加禮  
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  
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  
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以虛詞則包  
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場自治自疆以俟天時  
何爲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已之議上  
下解體儻遂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  
何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  
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  
噤喘附會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燾旣力詆拜詔之

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  
曰此扉闕人欲以公爲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  
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  
遂命判大宗正士儂與燾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帥臣  
岳飛濟其役燾與士儂道武昌出蔡頴河南百姓懽迎  
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九年  
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  
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爲中興之兆燾等入栢城披鉏  
荆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  
以歸卽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



雪此耻復此讎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願以梓宮  
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  
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  
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  
修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  
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塞矣上  
問諸陵寢如何熹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  
熹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  
固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  
無足恠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  
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熹又言頃劉  
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  
淮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  
遂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  
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  
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瓊部伍皆西  
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  
繹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  
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  
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熹所言皆切中時

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恣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者恣得蠲減陛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懇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恣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爲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祠以李璆代之燾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

年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陵積歲負內庫錢帛鉅萬恣爲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訟守昏謬繫父連年不決燾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爲嗣顯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燾方今大計

燾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懷  
此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予罷  
上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  
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  
拜詔者燾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敵情燾密奏  
早爲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  
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既有內酒庫釀殊勝  
酤賣其餘頗侵大農燾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  
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  
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  
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遷太中大夫給真奉三十  
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  
徙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  
宜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  
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挺入辭詔肩  
輿至宮給扶上殿首問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  
乞命百執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  
聞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  
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  
及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諡忠定燾外和內

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論  
歎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蔭  
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人授  
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書郎歷  
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中未  
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徙  
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  
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  
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

爲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爲諫官在  
賀金生辰使還爲祕書少監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  
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宮必徙居見迫宜早爲計上  
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  
自宰相請以妄言待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  
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不聽遂請  
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  
賀天申節遽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  
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  
得如禮中自使還每進見輒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

高宗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既而以殿帥楊存中爲御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旣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營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皆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媒蘖中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卽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言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宮置不問有所未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乃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

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  
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  
志也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  
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  
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淳熙七年八  
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中有奏議  
十卷謚簡肅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  
學坐<sup>在</sup>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  
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  
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  
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  
關輔木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  
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嘗倚  
爲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  
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  
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  
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  
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爲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  
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

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  
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爲緩從陸起丁  
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  
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  
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  
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  
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  
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  
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  
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陝  
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郎上曰卿  
自小官已爲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  
者皆爲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  
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  
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臣願  
預爲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  
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  
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仕宦  
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  
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  
母死蔬食十五年人大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  
事按部弱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  
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  
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錄朝  
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卿皆稱疾不往視乂之爲應  
天少尹庭無留訟闈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  
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卽位  
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  
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  
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盜駱科起柳之宜章柳桂  
皆湏洞宣撫司調兵未至謾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  
他將平之請間得崇道觀復爲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  
饒七年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  
黃巖令受賄爲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  
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  
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  
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  
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  
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



悅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稱善權禮部侍郎兄楸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爲之人以爲榮吳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聽其言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始爲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王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

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騫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爲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此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幾三仕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

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  
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  
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  
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  
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  
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掖垣草制  
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鹽井  
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州市易務  
除直祕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宮判南京國

子監復爲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宗卽位除顯謨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穎昌府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  
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踰年求去復得鴻  
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  
虔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提舉太平觀復以  
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  
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  
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  
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  
不得高枕而臥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

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爲刑部侍郎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于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帝恣加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溫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疆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析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開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爲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

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  
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爲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  
以病免居閒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爲士大夫  
升黜卽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禡職引年請還政僅  
復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  
表恩數開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學  
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  
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  
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  
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厲下郡得以無犯湖湘  
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窠砦將犯夔門  
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佐之賊潰去  
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薦召  
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  
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閣門賜墩待班九月  
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  
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祐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  
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

呂祉代之濤謂祉踈庸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  
所推服者用之否則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  
士心未幾酈瓊叛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  
帝駐蹕建炎欲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  
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啓敵  
心因薦劉錡帝卽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  
言都轉運使李迨賸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  
濤曰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  
之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濤  
察沔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叛將乘機南歸帝命濤  
草詔沔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除  
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  
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  
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踈遠外家古  
今母后無與爲比不幸姦邪用上史官蔡卞等同惡相  
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  
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  
日輒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  
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  
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孽

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錄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以中書舍人呂本中爲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禱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七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劾之不報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敘惡如京黼尚蒙寬宥今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諫爲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爲鷹犬五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繪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勾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太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

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  
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  
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累官起  
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  
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  
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塹邀擊其遊騎斬首甚  
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年召爲衛尉少卿  
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執師宇文粹中殺  
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

扣賊闥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欵開關迎之彌遜諭  
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  
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  
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  
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  
安已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諫直輔臣有  
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  
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  
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  
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

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爲心不宜於內倖細故更勤聖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人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已從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讎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爲然詔廷臣大議卽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一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



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荅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討會其說者至謂白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朮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檜乘金兵旣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喉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

謂彼主藩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爲可  
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  
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  
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錡恃貫不報師期朝廷  
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錡坐除  
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兼校正御  
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  
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  
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旣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  
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  
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  
師中之師爲腹背攻劫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  
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  
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  
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爲將戍崞澠間以遏敵  
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糺兵勤王  
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  
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  
繼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  
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

爲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  
圉幸無他顧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  
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  
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何察顧浩過失忤旨出  
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  
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爲工部尚書未  
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  
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旣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爲念秦檜主和  
甘心屈已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天豈  
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  
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  
知張浚憂國而不爲身謀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凜凜陳  
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濤直節正論不  
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會開同沮和議廢紬以沒無怨  
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終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 柱國 錄軍國重事 尚書右丞相 監修國史 領經筵事 都總裁 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 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承德郎 右春坊 右中允 管國子監司業 事 臣 黃汝良 等 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 國子監祭酒 臣吳士元

承德郎 司業 仍加俸一級 臣 黃 錦 等 奉

旨重修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 興化人 幼莊重 不妄言笑 父死 執喪如成人 紹興八年 登進士第 授泉州觀察推官 服勤職業 同僚宴集 恒謝不往 一日 郡中失火 守汪藻走視之 諸掾屬方飲 某所俊卿輿卒 亦假之行 於是例以後至被

詰俊卿唯唯摧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  
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  
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  
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  
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  
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  
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  
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  
主以兼聽爲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  
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  
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  
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睢尅且拒命不分戍二  
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  
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  
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蓋白首不渝竊聞讒  
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  
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  
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沮  
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筭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  
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

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  
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哀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  
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  
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疆  
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  
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  
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  
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  
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  
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  
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  
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  
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  
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  
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  
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  
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  
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  
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  
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

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  
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  
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  
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  
自効疏再上上悟卽命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稽  
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  
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旣卒太學諸生伏闕下  
乞召浚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  
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  
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宥之錢端禮起戚里  
爲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  
告俊卿已卽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  
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  
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  
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  
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  
矣朕在藩邸知卿爲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  
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  
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  
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

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治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



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專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專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密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琪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琪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卽藏去密具奏前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爲有罪臣當先罷琪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卽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琪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

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慶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孤矢弦激致日嘗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僭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快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爲後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快快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闢救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

驚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  
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  
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  
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旣去允文卒遣使終不  
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  
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  
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  
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途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  
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  
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  
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  
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  
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鮮  
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  
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纜一二尚  
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  
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  
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旣長侍從  
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  
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

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  
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  
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  
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  
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諡  
樹碑止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  
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  
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  
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  
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  
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必有志于學終  
承奉郎朱熹爲銘其墓宓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至  
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  
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旣葬朝夕哭墓側  
慕有枯桑兩鳥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  
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  
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  
用之中書舍人趙達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  
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

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  
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祕書  
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  
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  
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  
歸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  
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  
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  
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  
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衛  
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  
臣則落於近侍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  
來三衛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  
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悻慢語欲得淮南  
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衛大將趙密等議舉兵  
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  
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  
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  
戍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  
復語康伯閱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

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閱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矢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降旗二纛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

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伏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邵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絕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旣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

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卽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大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揚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鱸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途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驢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甌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

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驟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任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



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  
上至建康尋議回鑾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  
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  
使陞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  
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上以爲然允文至蜀  
與大將吳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  
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  
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  
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  
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  
盡棄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畧  
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  
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  
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  
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  
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  
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  
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  
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  
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

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  
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真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  
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  
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  
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為請乞致仕  
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  
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  
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  
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  
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

宏王帶事連允文為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  
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  
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  
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  
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  
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  
賢臣頌上又為之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  
焉過郢奏築黃鵠山城過襄陽奏修府城八月至漢中  
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九事洎至蜀悉奉  
而行尤以軍政為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為三上

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沃兵凡萬人減緡錢  
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  
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  
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  
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  
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  
遮巴以刷軍中人爲言允文嘗奏諭三衙撫存之至是  
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繫縲之苦允文分給官  
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輦人王嗣  
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

時叩蜀十四郡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劔倅獻羨錢五  
萬郤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  
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林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  
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  
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  
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  
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  
極論體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詔以范成大爲  
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

陵寢來歸中外洵洵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允文謂金方  
愆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  
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  
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  
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爲皇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  
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  
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  
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爲言胡銓以  
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  
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  
抑上書入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  
錫入見金主塔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  
不許天錫跪不起待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  
且諭之曰大駕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  
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  
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  
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  
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朕方欲武  
臣爲樞密曹勛如何允文講勛人品卑凡不可用旣而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與臺官交劾之

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上怒稍解卒薄希呂之罰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闕言路上謂其言寔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孫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陞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備戰用初北界有寇勝者擁衆數萬在商鞅間允文秉政日納款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旣而降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祿不報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

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  
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  
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天閣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  
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傅賜諡忠肅允文姿  
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  
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  
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  
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  
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孫孫八  
人皆好修唯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

刑獄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  
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  
為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為陷建州  
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遇賊衝比至寇黨熊志寧  
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  
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  
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黑龍破隣邑閩帥張守徹次膺  
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彊弩賊至與之夾水而陣  
矢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餘悉宥之用參政孟庾

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遷駕部願救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之人棄墳墓生業從巡江左饑寒殞仆願加存拊可以堅中原後后之心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敕以所奏榜朝堂擢右正言奏願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習久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茲一歲用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悞兵韓世忠男直祕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倖門一啓援例者衆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爲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爲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爲其妻兄王仲薏敘兩官次膺劾仲薏奴事朱勳投拜金會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喚造法佃富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喚繼其後何顏見吏民喚檜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

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  
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格借使貴  
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  
婭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弊之漸求  
去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  
萬據衡之茶陵檜匿不奏乃以見關處次膺陛辭上曰  
卿以將毋爲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  
名異恩卒歲當召旣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悟  
檜欲陷之卽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  
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  
以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得禁旅萬餘  
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奏  
茶陵爲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曰臣  
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社生靈  
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脩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  
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遽欲屈已稱藩  
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媿嬰趨和謬以  
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便乎父之讎不與共戴天  
兄弟之讎不反兵棄讎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  
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



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荅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秘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戶部侍郎次膺駁璨不守正事交結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卽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

要如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問卿於疆健時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詣延祥觀幸王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策上且金人嫚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爲之慮兼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爲荒野次膺奏乞集遺氓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貪饗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

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  
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  
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歎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  
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  
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  
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陛辭賜茶甚惜  
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  
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辨思退固不足道  
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  
友清介立朝嘗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枉吏議爲政貴  
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爲  
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爲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  
哲爲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  
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以病不  
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  
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  
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  
興復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  
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澁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終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審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為首稱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終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勅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芾 葉顥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進士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酉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

全建炎末爲勅令刪定官額脩紹興勅令尋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躐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卞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主汴將晡不供餉閉戶臥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是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寬士大夫存歿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爲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康伯持

初論不變九月以通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  
謂其辭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  
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  
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  
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  
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爲皇子封建王  
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太  
臣且以淵聖凶問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  
衰三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  
早爲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  
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二劉實獨當淮東將  
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  
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  
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  
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  
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  
爲已任奏曰金敵敢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  
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  
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  
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  
張浚且乞斬張去爲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  
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  
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人浙且下令臨安諸城  
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  
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  
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未  
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  
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旣堅請下  
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  
朱倬爲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  
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卽立葛王褒  
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  
折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  
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  
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卽位命兼樞密使  
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

扈從回卽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卽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卽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予安節壻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臥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卽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諡文恭擇日臨窆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二子偉節除直祕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玉亮死衆皆

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遁吾兵力未  
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  
其遠慮召爲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  
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  
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  
威柄五定廟筭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筭謂令邊議不過  
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  
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卽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  
賀慶會節克家請命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  
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爲令郊祀有雷震之  
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  
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  
空言爲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  
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  
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  
所獲俘啓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  
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  
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爲詹  
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



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  
爲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  
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詔更定僕  
射爲左右丞相拜克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  
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願養愈勝天顏悅懌朕退不  
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爲已憂旣得舜固宜甚樂允  
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曰然允文旣罷相克家  
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  
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  
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  
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建康府陛辭上以治效爲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  
旣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  
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  
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  
旨仍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  
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  
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爲之垂涕  
贈少師諡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度  
峻整及第政府眷寵尤渥爲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

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  
沅州用方俟高薦爲祕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帥臣  
監司待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監察御  
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防浸弛澈  
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仁皇后攢宮  
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命澈  
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  
年今日何爲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宮夾櫛里疾墓未嘗  
遷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堠界內不許開故合祔願遷

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  
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  
驕卒情宜加蒐閱使有鬪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  
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  
史陳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  
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  
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  
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  
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  
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闈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

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  
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彊弱無定形在吾所  
以用之陛下屈已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  
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  
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  
萬人屯京襄以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吏能否民  
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爲屬偕至襄  
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  
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夢擁  
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  
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  
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  
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  
陳蔡汝穎相次歸職方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  
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  
入爲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卽位銳  
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  
進討趙撙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侗於蔡襄漢沃壤荆  
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爲度  
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

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  
武昌而張浚尅期大舉詔浚出師應之浚以議不合乞  
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浚無制勝策皇甫  
侗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浚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  
敵計趙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浚漫不  
加省乞罷黜浚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大  
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  
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  
孝宗訪邊事浚奏向者我有唐鄧爲藩籬又皇甫侗控  
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旣失兩郡侗復內徙敵屯新野相  
距百里爾臣令趙撙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  
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  
浚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  
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浚爲殿中日  
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爲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  
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  
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  
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  
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爲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爲

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黃敦書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臺諫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復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爲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已者義問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侍御史朱<sub>襍</sub>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役

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遣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媒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弑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孝宗卽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者梁珂事上潛邸撓權尹穡論珂與芾繖奏罷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如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勇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借給如故是減於內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因進呈邊

報上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  
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  
陛下更審思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顥魏杞罷芾採衆  
論參已見爲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芾力辭  
有密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  
芾決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軍  
居任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宮卒芾始以言邊事  
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  
於論議而劣於事功歟

葉顥字子昂興化軍僊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爲廣  
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  
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  
爲也帥曾開大喜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  
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爲九等守從之令信之  
六邑以貴溪爲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  
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  
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  
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顥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

熟民輸租反爲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顥固辭賀正中薦顥靜退遂召見顥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鑿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逋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顥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召爲尚書郎除右司諫求直言顥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爲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爲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顥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顥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爲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御史



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顯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  
樞府乃上章攻顯云顯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  
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顯乞下吏辯  
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  
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  
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顯赴  
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  
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顯首薦汪應辰王十  
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萬曄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  
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  
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  
有管蔡在用不用顯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  
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爲誰顯  
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  
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顯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爲甚  
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  
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  
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  
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劉源嘗賂  
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顯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

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顥引漢故事上印綬提  
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  
學士致仕贈特進諡正簡顥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  
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  
名捕甚急顥與同邸撻令逸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顥曰  
以獲罪固所願也卽爲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  
服食僅妾田宅不改其舊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  
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  
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  
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  
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  
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卽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  
法遣還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爲糜以食饑  
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  
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  
甚衆檄晉陵丞李孟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卽  
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  
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  
二三年後阡陌成倣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

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丁毋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爲殿最李焜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許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焜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奏一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盡愜人意日卽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今用上下庫黃金白金銅錢九百萬內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萬盡易會子之數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辦卿直宰相才

也一日上曲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爲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竇思永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旣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卽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愨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

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顥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終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而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葛炳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炳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炳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炳三世掌嗣命炳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為國器以蔭授建康府

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邨不擾而  
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之敏爲御史  
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  
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  
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  
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權歲增之害如輦下都  
稅務紹興間所趨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爲額乾道  
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  
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  
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  
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  
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疇上特召復  
令調陳邨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  
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邨應詔大略謂  
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  
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  
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焜以說  
之子除知閣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邨皆繳  
奏廣西議更鹽法邨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羣商沒入  
其貲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

邲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  
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邲勸上專  
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  
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  
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  
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暮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  
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卽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  
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  
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  
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

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  
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沉潼川軍節度使端  
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  
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澈  
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端禮  
嘗建明用楮爲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爲六務出納皆有  
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會符  
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  
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

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日前所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甚明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疎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退傳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上嘗問



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  
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彼俘人惟叛亡者  
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  
歲貢爲歲幣及抃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  
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  
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  
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  
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  
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  
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  
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  
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爲相  
此懼不可爲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  
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  
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  
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  
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爲皇長嫡孫端禮不懌翌日奏  
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爲此邪說遂  
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爲太子端禮引嫌除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提舉洞霄宮起知

寧國府移紹興造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銀青光祿大夫後諡忠肅孫象祖嘉定元年爲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爲參議官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爲金通問使孝宗面諭令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

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闖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畫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繪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具言天子

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  
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  
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  
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  
慰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  
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  
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主租食功養廉借  
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  
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  
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  
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  
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諡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兩  
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  
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變敏速  
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  
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卿端正除監  
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  
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

日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  
葵曰陛下卽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  
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  
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爲形迹使彼過而  
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  
奇張浚議北伐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  
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爲司農少卿以直祕閣知信州未  
上鼎罷陳與義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  
就和議已定被召論爲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  
不然二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  
葵前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  
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  
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  
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藏之民百  
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宜聽減舉員  
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  
除兩府汝嘉聞葵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卽奏爲起居郎  
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閣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  
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

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旣緇葵以  
附檜落職主管王隆觀復置祕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  
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爲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  
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  
安之檜死復直祕閣知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  
國子祭酒奏科舉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  
經傳語可諛者爲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  
秋試考官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  
者黜之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  
躡處侍從呂廣問葵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  
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  
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  
起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  
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歲  
熟市河久湮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  
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  
婺州孝宗卽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  
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  
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徵文細故此必有小人  
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會覲也孝宗色

爲動金主亮爲其下所斃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  
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  
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  
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  
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  
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  
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  
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  
有不得以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迫至榻前  
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

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  
得如卿直諒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  
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葵言春秋駢鼠食牛角兕郊况  
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  
葵卽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老  
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  
月斃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  
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  
孫尚未命平生學問不泯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  
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謚賜謚

曰惠簡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復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爲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旣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

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爲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骫骳士氣耗蕩當廣儲人材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公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旣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竝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爲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爲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歎不已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  
兼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  
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卿  
等各陳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  
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  
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  
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爲師  
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  
日往來胷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供或不時以進立  
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爲督促者乞不待歲終

先期行之畫命已下師點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  
民不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點曰事有爲天下病惟恨  
更之不速卽追寢其議樞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  
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  
朕前飲冰水過多忽暴下幸卽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  
當無事時快意所爲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  
深然之十三年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  
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  
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  
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太學每有除授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必列陳之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除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  
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心  
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  
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九  
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藁八卷東宮講議五  
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爲廣西轉運使  
知儂知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  
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屬文紹

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  
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  
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旣  
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熿果中  
前列秩滿當爲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  
持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  
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  
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  
官當擇人不當爲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  
一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先是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察官闕朝論多屬燧以未歷縣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  
昨除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聞  
除目下外議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  
臺耳目多不稱職時宦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  
抃之族叔柅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  
之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  
兵未強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  
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  
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上皆嘉納  
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

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西湖南北  
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犒資往往捕農民  
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得丁壯以為用  
從之燧帥李景早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臺臣謝廓然不  
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還任燧再論并及雄  
雄密奏燧誤聽景早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  
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早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  
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  
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悔  
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鏹不滿二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

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美稱積遺諸邑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駿士兵廩給羣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羣擾市燧密籍姓名湜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斬職名非功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爲請諸朝發太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言仍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侍郎旋

兼國子祭酒九年爲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以知閣門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爲之燧言債師之風未殄羣臣多迎合獻諛強辨干譽宜察其虛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書充金使館伴十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兼侍講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令或竟令注授旣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爲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典霽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參知政事尋充永思陵禮儀使

權監修國史日曆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  
留之不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開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  
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淳熙十  
四年進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  
殊可喜達累官至太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爲南安簿  
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  
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召試館  
職除祕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

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  
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  
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佞  
爲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  
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  
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爲此輩臣願先去腹  
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覲龍  
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  
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  
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

珂爲可惜竟寢其謚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之  
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  
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  
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  
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  
曰此其所以爲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爲行道之人能言  
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卽家居  
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建寧  
府自以不爲羣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旣  
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卽番山之址建學

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旣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茂良之城東  
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  
故地更建海會浮圖菽寄暴露者皆揜藏無遺召對崇  
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  
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  
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  
積稅上戶止索逋發廩振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  
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  
之功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卽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  
嗟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

雖驅之爲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卽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不可茂良以爲淮南只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飢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

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飢色卿之力也湖州守矣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覲恩茂良慨然歎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祕書郎羣小乘間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

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折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銜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

覲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卽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會覲者也中書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

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覲與廓然死  
後茂良家投匭訟寃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  
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  
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覲密令人  
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  
此爲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  
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爲之  
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已  
也則以不欺爲本錢端禮以戚屬爲相周葵晚雖不附  
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  
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  
謂不幸矣



東史卷三十四八十五終

東史卷三十四八十五終

